

第一章 期盼兄長歸來

宣平二十六年的初雪來得遲，十一月才悄無聲息地降臨。

宋虞不太專心地聽著祖母平緩無波的聲音，惹得她昏昏欲睡，可她不敢打瞌睡，怕這一睡便等不到歸家的兄長，於是頻頻望向窗外醒神，是以第一個看見紛紛揚揚的雪。

暖閣內厚重沉悶的微沙語調繼續著，宋虞打破了這份平和，她驚呼一聲，「祖母，下雪了！」

如珠似玉的嗓音揚起又落下，老夫人停了停，分神望向窗外。

不知何時，地上覆了一層淺淺的瑩白，雪花簌簌而落，和著屋內炭盆的嘒噷聲，嘈雜又寧靜。

宋虞已經迫不及待地將蓋在腿上的絨毯丟到一邊，從長榻膝行至窗牖處，半是欣喜半是懊惱道：「哥哥說今日回來的，這雪下得真是不巧。」

她的動作不甚規矩，老夫人也沒阻止，花骨朵兒般的十五歲，正是愛玩愛鬧的年紀，如今又在自家府裡，自在一些也無妨。

老夫人呷了口茶，見她還眼巴巴地望著，皺眉提醒一句，「阿虞，當心著涼。」

「不涼不涼，地龍燒得好熱。」宋虞心不在焉地回答，轉眼又蹙起眉，聲音輕輕的，「天寒地凍的，哥哥肯定很冷。」

默默看了一會兒，窗外的雪逐漸變大，鵝毛似的紛紛揚揚地灑落，寂靜無聲，她喃喃自語，「哥哥今日還回來嗎？」

三句話不離兄長宋溫卿，老夫人撇去清亮茶湯上的浮沫，低頭笑得意味深長。

蜀州地動，人心不穩，宋溫卿前去坐鎮，一去便是兩個月。

宋虞從他走的那日便一直盼著，從銀杏染黃盼到初雪降臨，終於盼到他平安歸家這一日。

這惱人的雪，宋虞哼了一聲，眸中滿是失落，不過片刻後她又歡喜起來，扭頭道：「都說瑞雪兆豐年，祖母，明年的收成肯定很好。」

孫女是個樂天的性子，老夫人樂意維持她的純善，自然應和道：「阿虞說的不錯。」

幾句話的功夫，雪花已然變得更多了，貼在窗上像潔白的窗花，轉眼又化成水，窗外的景象變得朦朧。

見宋虞還一眨不眨地盯著外面，老夫人捶捶腿，佯怒道：「我這把老骨頭都坐得住，妳倒總是跑來跑去的，誠心討罵是不是？」

老夫人出身蘭陵蕭氏，五姓七望的大族之一，如今五十有三，鬢邊早已染上風霜，聲音也沙啞得厲害，但板起臉訓人的模樣依然威嚴持重，暖閣內的丫鬟垂首，大氣也不敢喘。

宋虞聞言連忙乖乖坐了回去，倒不是被嚇的，而是心疼。

祖母早些年患了病，腿疼得厲害，她暫且忘了正在風雪中艱難前行的兄長宋溫卿，又是捶腿又是倒茶的，將祖母哄得心花怒放。

「妳安心坐著，」老夫人氣定神閒道：「依著溫卿的性子，哪怕天上下了火星星子他也會趕回來。妳啊，就是關心則亂。」老夫人意味深長道。

宋虞靜了靜，乖巧道：「祖母說的是。」

老夫人直勾勾地看她一眼，掀開手邊泛黃的書頁，「祖母年紀大了，管不動了，再過不久這家便要交給妳做主，阿虞，妳要好好學。」

兩個月前宋虞及笄，老夫人便直言讓宋虞學理家之道，先從中輔佐，日後嫁了人也好掌管一家生計。

宋虞覺得自己嫁人還早，但是也樂意為祖母和哥哥分憂，是以學得很是積極。祖母古井無波的聲線再次響起，宋虞沉下心，專心致志地鑽研起來，縱使暖閣外風雪交加，也沒再惹得她回首一顧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一個侍衛冒著風雪前來，行禮道：「老夫人，姑娘，侯爺回來了！」如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的湖面，宋虞心裡泛起點點漣漪。

她再也學不下去，歡喜地福身道：「祖母，阿虞去迎哥哥了！」她邊往外走邊揚聲道：「初雲去端些糕點，初月去清洗茶具，初星快去正院，讓小廝備上熱水！」丫鬟們被宋虞支使得團團轉，各自做事去了，暖閣中驟然安靜了下來，轉眼只剩下老夫人與伺候在一旁的林嬤嬤。

老夫人望著宋虞的背影，笑得慈愛又溫和，「妳瞧方才阿虞的模樣，多像盼著夫君……」

她沒再說下去，低頭啜了口茶，將剩下的話吞到肚子裡。

可惜現在依然不是明說的時候，老夫人長長地歎息一聲，白白蹉跎了許多年。

縱然四周空曠，身側的林嬤嬤還是左右看了看，膽戰心驚地壓低聲音提醒，「老夫人，這話說不得。」

老夫人渾不在意道：「也就是和妳說說罷了，憋在心裡這麼多年了，萬一憋出心病……我可不想帶進棺材裡。」

林嬤嬤也暗歎一聲。

「溫卿及冠了，阿虞也及笄了，可是此事卻一拖再拖，也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與他們倆說實話。」老夫人神色哀痛。

林嬤嬤寬慰道：「老夫人別再想了，都說兒孫自有兒孫福，說不定等身世揭穿之後啊，侯爺和姑娘便順理成章地在一起了。」

可是做了十五年的兄妹，又豈是一朝一夕便能改的。

停了停，老夫人緩和了語氣，笑道：「讓人去準備鍋子吧，溫卿冒著風雪回來，吃了好暖暖身子。」

宋虞已經跑出了祖母的松鶴堂，髮間的雪花沁著冷意，直往腦門裡鑽，身上的融融暖意早已化為冰涼，激得人直打顫，她卻一步也沒捨得停，滿心期待。

臨近正門，宋虞的步子卻慢了下來，回首對兩個貼身丫鬟嫣然一笑，「我跑不動了，妳們先去。」

寒露會武，是哥哥派來保護她安危的女護衛，向來聽命而行，聞言便從容邁步。

小滿是陪著宋虞長大的，情分更甚，關心地看了她一眼，也不疑有他。

宋虞放慢步子整理著跑了一路微亂的髮髻，待急促的呼吸平復下來，她才壓著步子，閒庭信步似的款款而去。

怎麼能讓哥哥看見她不好看的一面呢？

終於走到正門處，恰好有輛馬車停下，珠翠華蓋，長長的流蘇垂落下來，顯眼張揚，不太像哥哥平日的低調作風。

宋虞狐疑地望著，馬車裡的人漫不經心地掀開簾子的一角，五官都隱在暗處，只能看見高挺的鼻梁，與哥哥有幾分相似。

宋虞眼前一亮，正要喊哥哥，那人露出了整張臉，目光銳利如鷹，鋒芒畢露。

不是哥哥。她失望地移開視線，看向兩側落滿積雪的街道，翹首以盼。

那人卻沒走，直勾勾地望著她，語調玩味，「宋虞？」

雖是疑問，言語中卻已是十足十的篤定。

寒露神色微變，閃身將宋虞護在身後，按著劍柄，抬眉看向來人。

心情甚好的宋虞從寒露身後探出半張臉，嚴肅道：「我是宋姑娘的貼身丫鬟，宋姑娘比我好看千萬倍，是真真正正的仙子下凡！」

她誇起自己來眼都不眨，端的是氣定神閒，小滿原本還害怕著，聞言拽了拽她的衣角，臉都紅了。

那人冷冷一笑，放下簾子，馬車徑直走遠了。

危機解除，寒露收回按著劍柄的手，不動聲色地盯著方才傳話的守門侍衛，站在一旁沒有言語。

又等了片刻，遲遲不見宋溫卿的身影，小滿望著宋虞凍得通紅的鼻尖，心疼道：「姑娘，咱們回屋等吧。」

宋虞搖搖頭，執拗地望著前方，既然哥哥說了今日回來便肯定會回來，他從不騙她。

少頃，一輛馬車徐徐行來，驚擾了漫天的雪，撥開寂寂時光。

她情不自禁地往前走了兩步，馬車中的人恰好掀簾，雙方視線在半空中交會。

看見了她，那雙稍冷的眉眼驟然變得溫和清雋起來，染上點點笑意回望她，剎那間冰雪消融，春風拂面。

宋虞呼吸一滯，心跳都停了停，她喃喃道：「是哥哥！」

馬車離正門還有段路，宋虞本想矜持地等他上前，可是見到宋溫卿之後她便迫不及待地提起厚重的襖裙，小心翼翼地走下被雪覆蓋的高高臺階。

馬車在雪地中行得極為艱難，宋虞已經在階下站定了也沒挪動幾寸。

風雪撲面而來，宋虞不由自主地閉上眼睛，懊惱地想，頭髮肯定又變得亂糟糟了，再抬眼時，車夫已丟開韁繩，恭敬地掀開簾子。

宋溫卿微微彎腰，一隻修長的手攏了攏銀灰色大氅，另一隻手握拳抵在唇間，掩去一聲輕咳，長腿一跨便穩穩地落了地。

天地間皆是一片肅殺景象，唯有宋溫卿所在的地方流淌著緩慢的溫柔，恍若一彎皎潔的月光。

宋虞矜持地往前走了兩步便似雛鳥歸巢般飛奔而去，前方的人唇角揚起無奈又縱

容的弧度，朝她張開手臂。

宋虞再無顧忌，一頭扎進宋溫卿懷裡，歡喜地仰頭喊道：「哥哥！」

這個擁抱並沒有持續太久，雖然不捨，但宋虞還是主動從他懷裡鑽出來，畢竟她已經及笄了，不能像小時候那樣抱著哥哥不撒手。

她仰頭笑得明媚燦爛，「哥哥，咱們回家吧！」

宋溫卿看了眼她臉頰上的小梨渦，隔著厚厚的衣裳鬆鬆地握住她的手腕，溫聲道：「好，我們回家。」

他的聲音沉穩又安定，宋虞揉揉鼻子，掩去唇邊的笑意，哥哥的聲音怎麼這麼好聽。

風雪還在肆虐，宋虞提著裙子艱難地往上走，腳下踩得極重，盡力保持著平衡，走得極為專注。

終於走上高高的臺階，宋虞正要回頭，簷上的積雪不堪重負，滑落下來，覆了她滿嘴。

她呸呸兩聲，著急忙慌地踏入府中，自然沒瞧見宋溫卿聽了寒露的回話後掃了一眼門外的侍衛，那一眼似是漫不經心一顧，兩個侍衛卻覺得猶如千鈞之重，慌忙低下頭。

被眾人簇擁著回到老夫人的松鶴堂，進入溫暖如春的暖閣，宋溫卿解下大氅交給長隨，朝祖母深深一拜。

老夫人早已熱淚盈眶，她顫顫巍巍地站起身，哽咽道：「溫卿，可有受什麼苦？」

雖然宋溫卿已經全鬚全尾地站在她面前，她還是忍不住問一句。

宋虞忙上前扶住祖母，笑道：「祖母哭什麼呀，哥哥不是好好的嘛。不過您要是再不讓哥哥吃飯，哥哥可能就餓壞了！」

一句話逗笑了滿屋子的人，暖閣中充斥著歡聲笑語。

她向來古靈精怪，老夫人親暱地刮了刮孫女的鼻子，終於坐了下來。

三人落坐，暖鍋子早已開始咕嚕咕嚕冒泡，濃郁的奶香湯底與鮮嫩的山珍肉片摻在一起，雲霧慢慢升騰，香味飄進鼻間。

見了哥哥，填飽肚子就成了頭等大事。宋虞餓了許久，終於可以大快朵頤，但是舉起筷子前，她不由自主地看了眼宋溫卿。

離家兩月，他似乎憔悴了些，又清減了不少，不過儀態依然自有一番貴氣。這樣挺拔，這樣俊秀，長安未出閣的姑娘都為他魂牽夢縈。她握緊了筷子，也不覺得餓了，只望著宋溫卿微微出神。

「阿虞，愣什麼呢，碗裡都快堆成小山了。」老夫人適時開口。

宋虞低頭，不知何時，哥哥已經給她夾了許多菜，而他碗中空空。

「沒什麼。」宋虞掩飾地咬了一口菌菇，鮮嫩的汁水瞬間充斥著口腔。她有點不好意思，怎麼忽然看著哥哥出神了呢？

察覺到一道視線落在她身上，宋虞回神，發覺宋溫卿正若有所思地望著她。她愣了下，笑咪咪道：「哥哥，怎麼啦？」

從小她就懷疑哥哥有讀心術，總能一眼看穿旁人的心思，似乎什麼都瞞不過他。

小時候她喜歡吃街上的點心，偷偷讓丫鬟買回來，哥哥就是用這樣的目光看著她。明明什麼都沒說，她也覺得他猜出來了，只好認錯。

再長大一些，她有了姑娘家的心思，哥哥倒是很少會用這種眼神審視她，不知是因為猜不透還是猜透了。

頂著他的目光，宋虞故作鎮定地喝了口湯，手一抖，灑了大半，順著唇角流下來。

「阿虞！」老夫人驚呼一聲。

宋溫卿已經有條不紊地拿起手帕幫她擦拭，這是他做慣了的事。

宋虞微微抿了下唇，望著他近在咫尺的容顏。

他眉心微皺，目光專注地盯著她下巴上的湯漬，一邊輕柔擦拭一邊皺眉道：「阿虞，怎麼這麼不小心？」

薄唇輕啟，喊著阿虞時的聲音格外好聽。

宋虞有些臉熱，別開眼小聲嘟囔，「哥哥那樣看著我，我害怕嘛。」

她的聲音是綿軟的，說什麼都像在撒嬌，低聲說話的時候猶如清風呢喃，與她過於濃豔的容貌並不相符。

「不做虧心事，不怕鬼敲門。」宋溫卿收回手帕，眉眼微垂，「哥哥不看妳了，好好吃吧。」

宋虞不由自主地瞄了他一眼，他臉上還帶著笑意，似乎只是隨意說了一句玩笑話。一顆心放回了肚子裡，宋虞又開始懊惱自己有些像驚弓之鳥了。

剛吃了小半碗，不用她伸筷子，菌菇與肉片又源源不斷地送進她的碗裡，宋虞艱難地嚥下去，蹙眉嬌聲道：「哥哥也吃，我有手的！」

宋溫卿聞言面不改色地把準備夾給她的肉片送進自己碗裡。

老夫人看在眼裡，笑意深深地給宋溫卿夾菜。

宋虞也一股腦地把肉全放在他碗裡，轉眼宋溫卿的碗裡也堆成了小山高。

「哥哥要全部吃完哦，不然阿虞會不高興，阿虞不高興，哥哥也別想高興。」她笑盈盈地開口。

宋溫卿無奈又縱容地笑，「好。」

吃飽喝足，宋虞閒話幾句便躲到一旁和丫鬟們翻花繩去了，祖母和哥哥要談論朝政，她覺得枯燥無趣。

老夫人呷了口茶，慢慢說起了最近長安城中發生的幾件大事，宋溫卿靜靜聽著，偶爾商討幾句，聲音壓得很低。

末了，宋溫卿神色凝重地提起一件事，「祖母，梁王回來了。」

梁王李殷，皇帝的第四子，早早便被封為梁王，原本極為受寵，是與當今太子李衿爭奪太子之位的有力人選，但不知為何，十二歲的時候李殷忽然前往北境戍邊，無詔不得回京。

如今皇帝病重，梁王忽然歸來，顯然是有備而來。

此事猶如一道驚雷在老夫人耳邊炸開。

老夫人怔了下，許久才穩住身形，沒將茶盞中的水灑出去。她半瞓起眼睛，嚴肅道：「此事當真？」

「千真萬確。」宋溫卿對近些年來的長安密事瞭若指掌。

老夫人繃緊的身子驟然鬆懈下來，啞聲道：「這長安，怕是要變天了。」

宋溫卿並不在意，他晦暗不明地看了眼宋虞的方向，將寒露彙報的事告訴祖母。

老夫人捏緊拐杖，沉聲道：「馬車裡的人是梁王？」

宋溫卿頷首。

老夫人微微闔上眼。

梁王與太子之爭是必然的，只是他六年未曾回過長安，物是人非，當初支援他的臣子也大多告老還鄉了，若是想在短時間內在長安城中爭得一席之地，最快的方法自然是……聯姻！最好的人選，不就是太子近臣的家眷嗎。

宋溫卿曾是太子伴讀，兩人關係匪淺，後來因滿腹才華得了皇上的青眼，又是太子的左膀右臂，朝中無人能出其右，若是想瓦解他們的關係，與宋虞成親正是一舉兩得的好法子。

而且，待宋虞進了梁王府，若是與宋溫卿裡應外合打探消息，不被發現還好，若是東窗事發，以梁王的心性手段，宋虞的下場必定無比淒慘。擁有宋虞，便相當於捏住了宋溫卿的七寸，他向來疼愛宋虞，絕對不會捨得她受苦。

老夫人猛然睜開眼睛，看向宋虞，又緩緩收回目光。

「祖母，我會保護好阿虞，」宋溫卿堅定地許諾，「以後，她會嫁給自己喜歡的人。」

「有你這句話，祖母便放心了，」老夫人長歎一聲，「我知道你不會讓阿虞踏入火坑。」

宋溫卿沉默地望向宋虞，她雙手撐著花繩，中指與小指靈活地動了一下，花繩變換，得到一堆小丫鬟的驚呼與崇拜，那雙桃花眼瞬間燦然生輝，兩個小梨渦隱隱浮現，笑意開始暈染。

她這樣美好，身為她的兄長自是要保護好她。

宋虞玩夠了，抬眼看向祖母和哥哥，他們正笑著，想必已經談完了正事。她站起身伸了個懶腰，陪祖母說了會兒話，祖母很快便疲乏了，宋虞乖巧地起身道別。宋溫卿自然也不會久留，陪她一起回去。

兩人走出暖閣，迎面便是風雪，宋溫卿走在前面，襲了滿嘴的雪渣子，他掩著唇輕咳兩聲，結結實實地擋住宋虞。

「風有些大，妳裹緊衣裳。」他回看了眼宋虞，滿目溫柔。

宋虞卻沒什麼心思欣賞宋溫卿如今的模樣有多光風霽月，從那一聲咳嗽開始她的心情便開始低落。聽話地攏了攏斗篷，她微微抿了下唇，低低道：「哥哥，對不起。」

「怎麼又責怪自己？」宋溫卿無聲地歎了口氣，抬手摸了摸她的腦袋，「哥哥從未怪過妳。」

那隻手幾乎是一觸即離，宋虞卻感受到久違的溫暖，她勉力揚起一個笑容，「哥哥，我們走吧！」

宋溫卿直勾勾地看了她兩眼才慢悠悠地收回視線，走在她前面，為她阻擋萬千風

雪。

十三歲那年，也是在這樣一個雪天，宋虞貪玩，失足落了水。湖裡結了一層薄薄的冰，掉下去的瞬間是冷的，但是水裡卻有些溫暖，她以為自己會就這樣悄無聲息地死了，是哥哥跳下水將她救起來。

次日醒來，她什麼事都沒有，哥哥卻落下了時不時咳嗽的毛病。

從那之後宋虞便收斂了貪玩的心性，再也不去危險的地方，哥哥也送了她一個會武功的女護衛寒露，成了她的貼身丫鬟。

從小到大，他一直這樣護著自己。宋虞在漫天風雪中微微抬首，仰望著面前身形高大的男人，可是她帶給他的，似乎只有痛苦。

「哥哥……」宋虞伸出手，輕輕扯住宋溫卿的大氅，像是拉住了她與他的羈絆。

宋溫卿回頭，瞥見她暴露在空氣中的青蔥玉指，皺著眉握住，藏進他的袖子裡。

熱度源源不斷地順著掌心傳到心裡，宋虞呼出一口白氣。

「哥哥，」她把方才的話說完，「我為你煮茶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第二章 侯爺的掌心寶

小花廳裡，宋虞跪坐在蒲團上，眉眼專注地將茶引注入鍋中。

門外大雪紛飛，花廳中是難得的歲月靜好。

宋溫卿知道宋虞泡茶的時候不喜被打擾，所以並未出聲，以手支頤，靜靜地打量她。

自從他落下了咳嗽的毛病，宋虞就開始和祖母學習茶藝，這幾年學下來，茶藝雖然還沒到爐火純青的地步，但是一舉一動倒是甚為賞心悅目。

當然，在他眼裡，哪怕宋虞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他也能找到她可愛靈動的地方，比如眸中的水霧讓他不自覺地心軟，鼻尖紅紅的惹人憐愛，心都要化了。

此刻十五歲的少女神情溫婉地泡茶，容貌中的濃豔淡去幾分，周身都融著身後雪景的淡白色光暈，像傳說中的聖女，聖潔不可侵犯。

小姑娘長大了，有人心慕，有人覬覦，還有人……要讓她做鬥爭中的犧牲品。

餘光掃到長隨歲寒的身影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樣，宋溫卿淡淡瞥他一眼，沒動。歲寒也知道就算有天大的事情，侯爺也得陪完了姑娘才過去，這是十餘年來從未變過的規矩，所以識趣地退下了。

茶香氤氳中，宋虞輕輕鬆了一口氣。

「哥哥，這是敬亭綠雪。」她忐忑地捧起一杯茶。

宋溫卿接過來，低頭看了一眼，茶湯清色碧，茶香濃郁，他溫和道：「阿虞進步了。」

「哥哥還沒喝呢，怎麼就知道我進步了？」宋虞出聲催促，「快嘗嘗！」

宋溫卿淺淺啜了一口，香氣鮮濃醇和，回味甘甜。

宋虞等了許久，手心都要出汗了，見他一直不說話，她挫敗地歎了口氣，「哥哥不用安慰我了，我再練練吧。」

她在茶藝上實在沒有進步的空間了，現在泡的茶和初學時一模一樣。是不是哪一

步忘了？宋虞望著檀木桌上的茶具，默默回想著步驟。

「阿虞沒看出來嗎？哥哥是在回味，」宋溫卿失笑，「確實進步了，很好。」宋虞的眼睛唰的一下亮了，哥哥從不騙她，所以是真的！她笑咪咪地捧著臉，看著宋溫卿慢慢品完了一整杯茶。

宋虞臉上有一對梨渦，一笑就格外明顯，宋溫卿很喜歡，他把茶盞放下，伸手戳了下她的梨渦。

「不許戳了！」宋虞忙護住臉，小聲抱怨，「我的梨渦這麼深，肯定是你以前戳的次數太多了！」

宋虞有一副明豔的長相，桃花眼，翹鼻，唇不點而朱，恰到好處的嫵媚，少一分則豔，多一分則妖，像一朵綻放到極致的花。

因她聞名宋虞，長安城中愛慕她的人便稱她為虞美人，不過她笑起來梨渦浮現，減輕了豔色，顯得可親又可愛，愛慕她的人更是趨之若鶩。

宋虞卻不樂意可親可愛，她恨不得拒人於千里之外，一輩子不嫁人才好。

這個緣由她沒對哥哥說過，所以宋溫卿自然不明白她的反應怎麼這麼大，不過見她不喜歡，他便認真道：「以後哥哥儘量克制住。」

克制……這是什麼詞啊，宋虞揉了揉臉，看向哥哥。

他們雖是兄妹，宋溫卿的相貌卻與她不同，是極為清雋的，眸光如星，鼻梁高挺，薄唇平直，如峰上雪，如遠山霧靄，高不可攀，兩人從長相來看一點都不像兄妹。

宋虞心中升起一個古怪的念頭，說不定她是被抱養的呢？畢竟爹爹不喜歡她，從未對她有過一分好臉色。

可是府裡的人都說娘親生她的時候難產而亡，爹爹不喜歡她是因為她的到來讓娘親喪了命，至於哥哥……爹爹喜愛極了哥哥，他從小便是由爹爹教養長大的，肯定是親生的。

「阿虞，在想什麼？」宋溫卿開口。

兩個月不見，她似乎又多了幾分心事，不會告訴他的心事。宋溫卿皺了下眉，猜測她是不是有了喜歡的男子。

「我只是有點睏了，」宋虞慢吞吞地找藉口，「方才歲寒不是過來了，哥哥去忙吧。」

這個奇奇怪怪的念頭一定不能告訴哥哥，他聽了之後會難過的。

「阿虞煎茶的時候不專心。」宋溫卿失笑，心中卻鬆了一口氣。

他並不想宋虞這麼快便嫁人，大周女子十八歲嫁人也不算太晚，他還想再留她幾年，哪能輕易被旁的男人騙了心。不過轉念一想，宋虞從前是很黏他的，今日居然趕他走……他眉眼微沉，默默打量她，難道真的有了喜歡的人？

宋虞被他看得心裡發虛，目光不自覺地飄忽起來，她支支吾吾道：「哥哥，你、你怎麼了？」

宋溫卿收回視線，不動聲色地起身道：「我送妳回去。」

「哦哦，好。」宋虞鬆了口氣，幸好他沒再追問。

將宋虞送回她的院子，宋溫卿冒著風雪回到正院。

「人帶來了嗎？」跨進院子，他低聲詢問，聲音冷淡得像換了個人。歲寒已經習以為常，在姑娘面前侯爺是寬厚溫和的兄長，在旁人面前就變成了冷若冰霜的侯爺。於是他恭敬地回答：「已經在院裡跪了半個時辰。」

宋溫卿微微抬眼，瞥見一個跪在雪地裡的侍衛。

天寒地凍的，他冷得直發抖，聽到聲響後反應慢半拍地僵硬扭頭，臉色發白，嘴唇發紫，活像個中毒的人。

「侯爺何故……讓屬下、屬下跪在此處？」他哆哆嗦嗦地開口，本想挪步過去，可整條腿卻早已僵直，一寸也沒動。

宋溫卿淡淡掃他一眼便進了屋，浴間內已經備好了熱水，他聽著院子裡傳來的斷斷續續的、虛弱的哀求，神色不變地靠在浴桶中閉目養神。

過了兩炷香的功夫，院子裡變得吵吵嚷嚷。

「哎呦，怎麼還有個大活人，嚇小爺一跳，我還以為你們在這兒堆了個雪人呢！」

院子裡傳來幾聲低沉的笑，很快又隱去。

宋溫卿起身更衣，水聲零落，順著腰腹往下，又隱在裡衣中，變成一汪淺淺的水漬。

院裡的人耳尖，聽到水聲氣極道：「宋溫卿在穿衣裳？你們怎麼不早說！」

他著急忙慌地推開門，卻只來得及看見宋溫卿線條俐落的肩背，下一瞬又被屏風阻隔。

「下次進來之前記得敲門，」宋溫卿邊穿衣邊冷聲道，「我可沒那麼好的脾氣。」不用看就知道進來的人是楚平遙。

楚平遙出身武將世家，父兄先前忙著征戰，對他疏於管教，等有空管教的時候他卻早已養成了頑劣的性子，楚將軍見了他便頭疼，將他扔給宋溫卿，不求掙個一官半職，只求別學一副紈褲做派。

這幾年相處下來，兩人的關係已然到了可以將後背交給對方的地步，不過雖然是兄弟了，楚平遙還是怵他。

聽到這冒著冷氣的話，哪怕身邊還飄著溫熱的水霧，楚平遙還是哆嗦了一下，乾笑道：「是是是，您大人不記小人過，小的這就走。」

楚平遙貼心地關上了門，左摸摸右找找，從袖子裡掏出一個凍柿子。

不多時，宋溫卿出了浴間。

楚平遙翹著二郎腿吃著凍柿子，吊兒郎當地問：「怎麼回事啊這是，我一來就看見個雪人。還想著你這麼有雅興，不去哄妹妹，也不去見太子，一件正事不幹，居然堆起雪人了。結果好傢伙，居然是個人。」

「廢話少說，」宋溫卿問，「你有事？」

「當然，而且還是大事！」楚平遙一下子跳起來，湊近宋溫卿耳語，「梁王回來了！」

這自然是一件爆炸性的消息，楚平遙摩拳擦掌，一臉得意，彷彿在說「這事你不知道吧，小爺先打聽到的」。

沒想到宋溫卿的神情卻沒什麼變化，他指了指前面的雪人，漫不經心道：「他就

是梁王的人。」

楚平遙一驚，自己費了老半天勁打探的消息，他剛回來就抓到了梁王的探子？

「屬下冤、冤枉！」雪人哆哆嗦嗦地喊，「屬下只是將馬車裡的人認、認成了您，屬下真的冤枉……」

宋溫卿以手支頤，面色平淡地望著他，像是在看一個死人。

「不過他是怎麼進府的？堂堂侯府，侍衛找得也太隨便了吧。」楚平遙好奇地發問。

歲寒道：「說起來，這事兒還和姑娘有些關係。」

楚平遙噴了一聲，一旦和宋虞扯上關係，這人可別想善終了，宋溫卿可是個寵妹狂魔。

他惋惜地咬了口凍柿子，不過轉念又想，那他豈不是能見到宋溫卿教訓宋虞的樣子了，真是聞所未聞、普天同慶啊！他幸災樂禍，「別賣關子了，快說快說！」宋溫卿警告地看了他一眼，見他老實了，這才示意歲寒繼續說下去。

歲寒小心翼翼道：「姑娘心善，在街上遇到乞兒便會讓他們去咱們的鋪子裡做工賺錢，或者在府中謀個差事，是以有人魚目混珠……」

他沒再說下去，宋溫卿也已經懂了，他冷聲道：「利用阿虞的善心？」

歲寒稱是。

楚平遙也聽明白了，他又咬了口凍柿子，口齒不清道：「明律，這事兒你可得和宋虞好好說道說道，可不能再往府裡帶不相干的人了。」

明律是宋溫卿的字。

宋溫卿沉聲道：「阿虞有什麼錯？錯的是心術不正之人。」

「啊？那你不管了？府裡肯定還有別的探子！」楚平遙差點跳起來，紈褲如他都覺得荒唐，寵妹妹也不能是這個寵法啊！

「自然要管，」他看向歲寒，一字一頓道，「去派人查探一番，不管是府裡還是鋪子、莊子，一個都別放過。」

歲寒領命而去。

楚平遙也吃完了凍柿子，摩拳擦掌道：「然後呢？是不是該讓小爺出馬了？」是放在鍋裡煮呢還是拴在馬上拖著他們跑呢？楚平遙兩眼放光地望著宋溫卿。

宋溫卿看向院子裡跪著的人，他凍得太久，似乎沒剩幾口氣了。

他淡淡道：「梁王殿下剛回來，珠寶美人都有人送，我也送他幾個得力的家奴吧。」這是要把探子原封不動地送過去？楚平遙琢磨了一番，拍掌叫好，「妙啊妙啊！」

天色漸晚，風雪早已停駐，粉紫色的雲霞掛在窗外，連還未沉墜的金烏都有些遜色。

宋虞幽幽轉醒，原本說睏了只是個託詞，沒想到真的睡著了。

她出神看了一會兒窗外，坐起身啞聲問：「幾時了？」

小滿掀開厚厚的氈簾，圓圓的臉上滿是笑意，她笑嘻嘻道：「姑娘醒了？該用晚

膳了。老夫人催了兩回，聽說您還睡著，就派人送了膳食過來，現在還熱著呢。」

「下午哥哥出府了嗎？」宋虞坐在圓桌前拿起筷子。

小滿邊殷勤地布菜邊道：「沒有，不過楚公子晌午過來了，晚膳前走的。」

宋虞有些意外。爹爹去世那年，哥哥才九歲，不足以支撐起這個家，景徽侯府逐漸開始敗落，祖母撐了幾年便有些力不從心，哥哥從十五歲起便開始獨當一面，得了皇帝的賞識輔佐太子，才能逐漸顯現，後來皇上病重，太子監國，全心信任哥哥，可謂是權傾朝野。

如今的景徽侯府如同鮮花著錦烈火烹油，全是哥哥的功勞，所以他總是很忙，今日待在府裡倒是不常見。

不過這樣的話，晚上她就能見到哥哥了，宋虞便笑起來，飯也多吃了半碗。

「姑娘，您不是說要節食嗎？」小滿訝然道，「今日吃的可太多了！」

宋虞捂著微凸的肚子虛張聲勢，「一點都不多！我已經堅持兩個月了，平均一下我每日只是多吃了幾粒米罷了！」

雖然理不直，但是氣勢一定要足，她說得格外大聲。

沒想到冷不丁的，門外忽然傳來宋溫卿的聲音。「阿虞在節食？」

寂靜一剎，宋虞僵硬地轉頭，乾笑道：「哥、哥哥，你來的好早。」

「幸好來得早，不然便聽不到這句話了，」宋溫卿淡然地坐下，目光溫和地與她對視，「為何要節食？」

似乎只是一句平常的問話，可是宋虞已經和他生活了十幾年，自然嗅到了不同尋常的味道。

她錯開目光，心虛地低頭，「我、我只是覺得自己胖了一些……」

哥哥是不允許她節食的。小時候侯府敗落，哥哥寧願把最後一塊玉佩典當了，也要聘請最好的廚子給她做膳食，從不短了她的吃穿用度，後來祖母查帳的時候嚇了一跳，整個侯府花用最高的便是食材與廚子的月錢。

從小便錦衣玉食的宋虞，長大後周身氣度與別的貴女別無二致，絲毫看不出景徽侯府曾落魄過六年之久。

哥哥一直不說話，宋虞只好硬著頭皮開口，「真的哥哥，你沒發現嗎，我最近——」

「沒有，」宋溫卿打斷她的話，沉默了片刻才繼續道，「阿虞，妳只是長高一些罷了，沒有胖。」

胖了他也喜歡。他將這句話憋回肚子裡，因為他知道說了之後宋虞會炸毛，誤會自己真的胖了，不太好哄。

宋溫卿上下打量她，面前的姑娘目光閃爍，眉眼含羞，腮邊還藏著紅暈，輕輕咬著唇瓣，欲語還休，一副小女兒家的情態。

他目光微沉，想起自己的猜測，輕輕敲了下桌面，逼迫宋虞說話。

「可是、可是……」宋虞和他撒嬌，「阿虞真的胖了嘛。」

這招向來百試百靈，她不想回答的時候軟聲撒嬌，哥哥便不會再問，可今日好像不靈了。

宋虞小心地觀察他，哥哥依然是一副從容不迫的模樣，但是面色卻冷了幾分，似

乎在琢磨著什麼。

「阿虞，妳是不是……」他停頓了下。

宋虞疑惑地等著他接下來的話，可是他一直沒再開口，氣氛便凝滯著，桌上的殘羹也不再冒熱氣，丫鬟們都躲得遠遠的，不敢過來收拾。

「算了，」他沒再說下去，抬眼看向她，「是直接睡覺還是去沐浴？」

「那就先沐浴吧。」宋虞奇怪地看他一眼，也沒再提，往浴間走去。

獨留宋溫卿望著桌上那道紅燒鯽魚出神。

阿虞真的長大了，有了喜歡的男子，為他節食，為他面色含羞，那兩個小梨渦，以後會對他笑。宋溫卿有些想不通，他只是去了蜀州兩個月而已，阿虞怎麼就有了喜歡的人了？是誰呢……

楚平遙？

不是，阿虞向來不喜歡他吊兒郎當的紈褲模樣，他們總是相互鬥嘴，像兩個幼稚的孩童。

李矜？

李矜是太子，他確實是喜歡阿虞的，阿虞倒是沒表現出過別的心思，待他恭恭敬敬，但是這兩個月發生了什麼他並不清楚……

宋溫卿闔上眼，靜靜地思索著與宋虞走得近的世家公子。

「哥哥，你睡著了嗎？」宋虞走出浴間，見他閉著眼睛，不由得好奇地問了一句。

外面冷，屋裡沒開窗，馥郁的香氣很快便充斥鼻間。

他的目光帶著捉摸不透的意味望向她，宋虞喚來丫鬟將桌上的膳食收拾乾淨。

待安靜下來，宋虞自然地將絞頭髮的巾子遞給宋溫卿。

小時候宋虞怕黑又怕鬼，所以八歲之前一直與宋溫卿同床共枕，她有個毛病，沐浴之後容易犯睏，沾枕頭便睡，可是頭髮還濕著，宋溫卿便親自幫她絞乾頭髮，久而久之宋虞也習慣了，哪怕她長大後有了獨立的院子，絞頭髮的細碎事情依然是宋溫卿來做。

宋溫卿也甘之如飴，除了她的小梨渦，他最喜歡的便是她親手養出來的烏髮。

可現在他望著面前烏黑的青絲，不禁想，等阿虞嫁人了，她的夫君會為她絞頭髮嗎？越想越覺得煩躁，動作卻依然輕柔。

宋虞下午睡了一覺，現在不睏，但是哥哥的手法很舒服，惹得她腦袋一點一點的，昏昏欲睡，她強撐著挺直脊背。

再一次垂下腦袋，她似乎聽到哥哥說了句話，可是方才她不太清醒，於是呢喃道：

「哥哥，你說什麼？」

身後卻沒了聲音。

大概是聽錯了吧，宋虞拍拍臉，為了讓自己不睡著，她探身從梳妝鏡前拿起幾罐香膏準備自己搽。

柔順的髮絲便順著宋虞的動作從宋溫卿指間滑落，他不由自主地抓住，卻撲了個空，只餘滿手馨香，悵然若失。

宋虞毫無察覺，回頭朝他嫣然一笑，「哥哥，你要不要替我搽香膏？」

「好。」宋溫卿答應的乾脆。

咦，宋虞眨眨眼，哥哥怎麼就這樣同意了？

兄妹之間也有諸多規矩，所以從她十二歲開始，哥哥便很少會觸碰她，不像小時候那般舉止親密。

不過她才不會讓他幫忙呢，她還記得小時候哥哥幫她搽香膏，用了大半罐，她又睏倦，沒看一眼便睡了，第二日醒來的時候整個軟枕都不能要了，全是很香的痕跡，她怒氣衝衝地去問他怎麼回事，他一邊道歉一邊說以為搽的多更好。

想起這件趣事，宋虞吃吃地笑起來，她可不敢再冒險了！

宋溫卿絞頭髮的手微頓，許久才繼續。

「香膏是不是快用完了？」他輕聲道，「我帶了蜀州的香膏，你若是喜歡，我再派人前去採買。」

宋虞的一切都是由宋溫卿置辦的，不管是布匹、簪子還是香膏，餘量還有多少，恐怕他比宋虞記得還要清楚。

他喜歡把宋虞的事情攬在自己身上，不管大小事都不需要她操心，她只要平安快樂便好。

「唔，確實快用完了，」宋虞看了眼快要見底的香膏，輕快道，「明天我試試蜀州的香膏吧。」

宋溫卿便露出笑意。

絞乾頭髮，宋虞也搽完了臉，她站起身把香膏放回原處，徑直坐在梳妝檯前。

宋溫卿又上前拿起篦子為她梳頭，這些事情不必多說，都是他做慣了的，早已形成兩人之間獨有的默契。

閒著沒事，她認真地掃視了一圈梳妝檯。

她的梳妝檯上有一排宋溫卿親手雕刻的木雕，全是他送她的生辰賀禮，十二歲之前送的是十二生肖，十二歲之後送的是木簪。

偶爾得了閒，宋溫卿還會雕刻一個小時候的宋虞送給她，全被宋虞擺在了梳妝檯上，日日都能看見。

來來回回看了許久，宋虞心滿意足地擺弄起梳妝檯上的簪子與耳鐺，思索著明日要戴哪幾件首飾，可是實在太多了，她看得眼花撩亂。

宋虞忍不住嗔道：「哥哥，以後不要再給我買首飾了，我都不知道怎麼挑了！」

「不知道戴哪件說明你都不喜歡了，」宋溫卿隨口道，「明日哥哥再讓人給你打幾件好看的。」

「……」有銀子也不能這樣花啊，宋虞心虛。

她看過這幾個月的帳本，侯府裡的開銷除了為祖母治病的名貴藥材之外，就數她的首飾衣裳占了大頭，可是哥哥依然是一副不以為意的模樣，似乎為她掏空家底也無妨。

宋虞閉了嘴，怕再說下去他打的首飾就不是幾件而是幾車了。

她的頭髮養得好，不必多梳，宋溫卿很快放下篦子，隨意撥了撥她的頭髮，滿頭青絲垂到腰際，柔順又光滑，讓人移不開眼。

宋虞站起身，笑咪咪地行禮，「哥哥慢走。」

宋溫卿俯身在她額前印下溫熱一吻，低聲道：「好好休息。」

宋虞小時候怕黑，總要縮在宋溫卿懷裡才能睡得安穩，她又長得粉嫩可愛，宋溫卿便忍不住心疼地親親她，沒想到每次親她，她便會睡得格外香甜。

雖然她現在已經不怕黑了，這個習慣卻依然延續了下來。

宋虞抿了下唇，笑著朝他揮手，小梨渦燦爛又可愛，宋溫卿多看了兩眼才轉身。他走出屋子，宋虞抬手摸了摸熱燙成一片的額頭，那裡還殘留著溫熱的觸感。唉，他們已經長大了呀，再親額頭是不是不太好，但哥哥又是在關心她，所以宋虞一直沒有提起，怕哥哥難過。

第三章 心上人是誰？

「吱呀」一聲，屋門又開了，宋虞慢半拍地抬頭。

宋溫卿去而復返，抬眼望見她額頭上的手，眼底閃過幾分晦暗不明的情緒，片刻後他神色如常地開口，「阿虞，哥哥想問你一件事。」

「你、你說。」宋虞不自然地將手放下，冷風順著大開的屋門鑽進來，她凍得顫了一下。

宋溫卿關上門，卻沒轉身，他望著門框上的精緻雕花，低聲問：「阿虞，你是不是……有了喜歡的人？」

驟冷驟暖，心情也隨之起起伏伏。

在宋溫卿轉身的瞬間，宋虞驚奇地望向他，好奇地問：「哥哥怎麼忽然問這個？」他從過來的時候便有些心事重重，她早就看出來了，本以為是朝堂上的事，她不懂這些，便不多問，可是現在看來似乎是關於她的，但她沒有喜歡的人呀，如果非要說的話，那肯定是哥哥。

當那些無聊的世家公子們揪著小姑娘的頭髮惡作劇的時候，宋溫卿早已承擔起一個家族的責任，從不動聲色到不怒自威，也只花了兩年時間而已，他可以和年長數十歲的老臣談笑風生，亦能與同齡人和睦相處，所以與她同齡的少年如何在她面前佯裝成熟，她一眼便能看透，在她看來不過是頑童的把戲。

從小她便仰慕哥哥，她的擇夫標準便是按照他來的，可惜沒有人能像哥哥這樣厲害。宋虞憂心忡忡，若是一直找不到和哥哥一樣的郎君，她不會等來等去，變成一個老姑娘吧？

「哥哥只是好奇。」宋溫卿聲音很輕，「阿虞就快十六歲了，是情竇初開的年紀，但是……」

他忽然停頓。

宋虞連呼吸都變得小心翼翼，但是什麼？但是哥哥已經給你找好了夫婿？但是你還小？但是你有娃娃親？但是……一瞬間，宋虞想到了上百種「但是」後的話，好奇地望著他。

「但是我想多留你兩年，」宋溫卿終於開口，「阿虞，哥哥不問你喜歡的人是誰，哥哥只有一個請求，十八歲再嫁人好不好？」

「……」宋虞無奈，「哥哥，我沒有喜歡的人。」

她抬頭，垂落在胸前的髮絲順著她的動作揚起又落下，清淺的馨香變得濃重又熱烈。

不過顯然他不太信，目光狐疑。

宋虞只好道：「好吧，我十八歲再嫁人。」想了想，她又提了一個要求，「不過哥哥，以後你要找一個像你一樣的好郎君給我做夫君，不然我是看不上的。」

見她答應，宋溫卿放下一樁心事，神情不再心事重重，反而有幾分顯而易見的輕鬆愉悅。

他拍拍她的腦袋，溫聲道：「好了，哥哥回去了。」

宋虞點點頭，目送他的身影消失，融入濃稠夜色。

關上門，她躺在溫暖的床榻裡，裹緊了鬆軟的被子，明明閉著眼睛，卻沒有絲毫睡意。

她及笄了，是該議親了，不過哥哥都二十歲了，祖母還沒操心他的婚事，甚至連提都沒提過一句，那她的婚事自然也是不著急的。

哥哥是不是怕她被人拐跑了呀，宋虞覺得有趣，忍不住開始暢想她出嫁的時候哥哥會不會丟棄平日裡的端莊自持，然後哭得稀里嘟啦，不知不覺間便睡著了。

次日清晨，宋虞在祖母院子裡用了早膳。

宋溫卿沒來，遣了小廝遞話，說是太子一行人來了，正在理事堂商討事宜。

這是常有的事，宋虞見怪不怪，依然安靜地用著膳，不過每次聽到這件事她還是覺得匪夷所思。

太子好好的太子府不待，非要巴巴地來景徽侯府商議正事，是景徽侯府的花比太子府的香還是景徽侯府的草比太子府的綠？

她不大明白，與太子也並不算熟悉，好幾年了也沒能知道太子到底是怎麼想的，以前隨口問過哥哥，哥哥卻什麼都沒說，她也沒太在意。

正想著這些無聊的事，門外有丫鬟進來回話，「老夫人、姑娘，表姑娘過來了。」

詩姊姊來了？宋虞馬上揚聲道：「直接請進來！」

「阿虞，我老遠便聽到妳的聲音。」方若詩從容地走進暖閣，掩唇輕笑，舉手投足間皆是大家閨秀的風範。

走近八仙桌，方若詩微微福身，儀態萬方道：「祖母安好。」

方若詩是宋虞娘親方氏的娘家人，兩人是表姊妹，亦是閨中密友，方若詩便隨了宋虞稱呼老夫人為祖母。

方家是有名的書香門第，方若詩練就了一副好儀態並不奇怪。

不過幼時方若詩也會與宋虞一起跑上跑下，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，她慢慢沉穩下來，如今越發端莊。

宋虞卻沒什麼變化，只能在外人面前裝裝樣子，但是在自家人面前，她向來怎麼舒服怎麼來。

見方若詩一顰一笑都動人，她也覺得自己太過散漫了，終於坐直身子。

老夫人笑著將方若詩拉到跟前仔細打量，頷首道：「詩兒最近倒是抽條了，模樣也長開不少，是個大姑娘了。」

「多謝祖母誇讚。」方若詩輕笑，慢條斯理地坐下。

趁著她們說話的功夫，宋虞用膳的速度加快，最後匆匆喝了兩口碧梗粥便站起身，朝方若詩眨眨眼，「詩姊姊，我們出去玩。」

老夫人含笑目送她們離開，一端莊一靈動，兩道身影各有各的美。

「老夫人，咱們姑娘也長高了，」林嬤嬤笑呵呵地開口，「模樣也好。」

「阿虞的爹爹和娘親都高，她自然不會差到哪去。」老夫人輕輕攬著銀匙，忽的歎了口氣，「不過容色太盛不是件好事，多少人虎視眈眈地盯著，妳看最近兩年，阿虞都不怎麼出門了。」

「老夫人，姑娘懂事呢，」林嬤嬤連忙安慰，「等哪家有了宴會，姑娘說不定便出門走動了，有侯爺陪著，肯定出不了差錯。」

「但願吧。」老夫人憂心忡忡地望著兩道纖細身影越走越遠。

宋虞與方若詩來到了後院，這裡有個小花園，四周的院牆極高，擋著風，所以花開得很好。

母親愛花，圍牆便是爹爹讓人建造的，如今物是人非，早已成了宋虞的地方。

姊妹倆坐在亭中，一同望著被昨日的大雪摧殘後的梅花。

歷經一日，這些梅花倒是開得越發的好，遠遠望去，宛若紅霞。

正出著神，方若詩忽然開口，「阿虞，我聽說……表哥回來了？」

「對呀，昨日回來的，」宋虞哼了一聲，「今日一大早便去理事堂了，也不過來陪祖母用膳。」

「表哥是很忙。」方若詩漫不經心地附和著，目光卻不由自主地飄向理事堂的方向。

「詩姊姊，舅舅舅母是不是開始張羅妳的婚事了？」宋虞好奇地問，「前段時間祖母提了一嘴，我一直記著呢。」

宋虞很少出門，更不常去方府，畢竟娘親是因為難產才去世的，她怕外祖母見到她之後傷心，所以總是方若詩過來找她玩。

方若詩頓了下才小聲回答：「嗯，是在相看了。」

宋虞仔細地瞅了她兩眼，卻見她臉上並沒有什麼歡喜的神色，想來是對那人不滿意，所以識趣地沒再提。

方若詩卻不吐不快，直接說道：「阿虞，我不喜歡他。」

宋虞眨了下眼，可是她相看的人似乎很好呀，聽說是國公府的嫡幼子，容貌與才學都不差的。不過緣分一事是強求不來的，不合眼緣也很正常，當然，可能還有一個緣由。

宋虞微微歪頭，好奇地問：「詩姊姊是有了喜歡的人嗎？」

方若詩扶簪子的手微微凝滯，許久才隨意扶了一下，簪子卻更歪了。

她正要說話，歲寒忽然跑過來，氣喘吁吁道：「姑娘，侯爺、侯爺動了怒，您快去勸勸吧！」

哥哥生氣了？宋虞詫異地站起身，哥哥那麼好的脾氣，誰惹他生氣了？她朝方若詩點點頭便跟著歲寒往理事堂快步走去，路上也瞭解了個大概。去往北境六年的梁王殿下回來了，返京的路上偷偷摸摸，等到了長安倒是大張旗鼓地辦起了賞花宴，就定在三日後。梁王府的人一刻鐘前遞來了帖子，寫著她和哥哥的名字。宋虞向來不喜歡這些場合，哥哥也一直縱著她，不去便不去，偶爾宋虞遇到感興趣的，或者實在推不掉的也會去，待半個時辰便回來，但這次哥哥生氣了，看來這賞花宴是非去不可了，而且不能輕易離開。宋虞琢磨著，思索一會兒該怎麼勸哥哥。

理事堂裡的低氣壓也持續了許久。眾人大氣也不敢出地望著坐在太子右側的男人，明明依然是一副溫和從容的模樣，但眼神卻是冰冷的，沒有絲毫溫度。他攥著那張燙金請帖，指尖泛白，幾乎下一刻便要揉成一團扔了。眾人你看看我我看你，都無聲祈求著歲寒快些帶宋姑娘進來。終於，一聲「姑娘慢些」讓眾人都活了過來，臉上露出鬆快的笑意。誰人不知景徽侯宋溫卿寵妹如命，見了宋虞之後保管什麼氣都消了！果然，宋溫卿臉上的神情生動了幾分，他往門外看了一眼，又掃了一圈屋裡的人。不必多說，眾人識趣地退去了屏風後，喝茶下棋好不愜意。太子李矜走在最後，頂著宋溫卿審視的日光，一步三回頭地往屏風後走去，依然未能得見佳人，遺憾地坐了下來。「哥哥，」宋虞氣喘吁吁地推開門，「我、我聽說——」話還沒說完，她便被宋溫卿按到了圈椅上，面前多了一盞茶，她趕緊喝了，解了渴才繼續道：「哥哥，你生氣了？」宋溫卿避而不答，笑得如春風拂面，「阿虞，妳怎麼過來了？」宋虞仔細打量他一會兒，輕巧地眨了下眼，「哥哥怎麼不回答。」「……不想騙妳。」「騙我也沒事呀，我知道這是善意的謊言……」她的聲音又甜又軟，一句接一句地逗宋溫卿開心，很快便傳出了幾聲愉悅低沉的笑聲。相隔幾步遠的屏風後，眾人對視一眼，都盤算起了自家有沒有適齡的兒孫前來提親，但是再抬眼，面前的太子正眼巴巴地望著屏風，時不時還偷偷瞄上一眼，身為太子的端莊自持在宋姑娘面前瞬間土崩瓦解。大臣們紛紛歎了口氣。太子將議事地點選在景徽侯府的原因，他們心裡都門兒清，全是为了能見見宋姑娘，若不是侯爺護得厲害，宋姑娘早就變成太子妃了。這次丟了端莊自持，全是因为太子已經兩個月沒見到宋姑娘了，誰都有情竇初開的時候，太子也不例外，眾人安慰著自己，正常正常。不過前有宋溫卿這個親兄長護著，後有太子這個癡情種等著，都是芝蘭玉樹般的

人物，宋姑娘哪能看得上自家不爭氣的兒子？又紛紛遺憾地打消了念頭。

宋虞喝了兩杯茶，終於將哥哥哄好了。

不就是去一趟梁王府嗎，她又不會掉塊肉，哥哥就是太擔心她了，她一點都不嬌氣的。而且哥哥還會陪她一起去，那還有什麼好怕的？

安慰好了哥哥，宋虞站起身，沒再耽擱他們商討正事，步伐輕快地往外走，沒想到剛出門便看見了方若詩。

她低眸站在門外，本就是端莊的模樣，在覆雪的竹子的映襯下更顯高潔。

「詩姊姊！」宋虞輕聲呼喚她，「妳怎麼在這兒呀？」

「我要走了，過來和妳說一聲，」方若詩勾唇一笑，「表哥還好嗎？」

宋虞點點頭，邊陪她往正門走邊問：「詩姊姊，三日後的賞花宴妳會去嗎？」

「許是要去的，」方若詩頓了下，「妳也要去？」

得到宋虞肯定的回答，她臉上浮現出些許驚奇的神色。也不怪她詫異，宋虞一年來參加的宴會一隻手都數得過來。

宋虞雖然愛玩，但是很少去宴會這種枯燥的場合，說是覺得拘束。

「太好了！」宋虞握住方若詩的手和她撒嬌，「到時候詩姊姊不許和別人玩哦，要一直陪著我。」

方若詩聽她這樣說話便覺得喜歡，甜而不膩，恰到好處地耍著小性子，不會惹人生厭，反而覺得合該如此，於是笑著頷首道好。

昨日下過雪，侯府中早已清出了一條路，但是宋虞喜歡踩雪的聲音，她偏走在雪上，咯吱咯吱的聲音響個不停。

四處都是寂靜的，這聲音便顯得格外突兀，偏偏她樂在其中。

「阿虞，」方若詩的聲音正好應和了咯吱聲，她輕輕開口，「理事堂裡……與太子親近的人都在嗎？」

「大概吧，」宋虞隨口道，「不過我進來的時候他們都在屏風後面，我沒看到……啊對了，我倒是聽到了楚平遙嗑瓜子的聲音，吧嗒吧嗒的，就數他特別。」

「誰在喊小爺啊？」身後傳來一個吊兒郎當的慵懶少年音。

宋虞和他不對盤，暗暗噘了下嘴，晦氣！

他們倆第一次見面時，楚平遙得知她怕鬼，便扮鬼捉弄她，宋虞嚇得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這梁子便結下了，宋虞看見他便來氣。

「詩姊姊，咱們別理他，」宋虞悄悄說，「讓他自討沒趣。」

方若詩的步伐頓了下，輕輕搖頭，低聲道：「總該行個禮。」說著她轉過身，注視著腳下的殘雪行了個平禮，聲音平緩道：「楚公子。」

詩姊姊向來守禮，而且這好像還是他們第一次見面，宋虞便隨她去了，百無聊賴地踢雪玩。

沒想到再抬眼卻看到楚平遙忽的收斂了笑意，什麼都沒說，轉身走了。

咦，怎麼回事？第一次見她便扮鬼嚇她就算了，第一次見詩姊姊居然掉頭就走，楚平遙的禮儀都學到狗肚子裡了嗎！

不等她叫住楚平遙問清楚，方若詩忽然扯住她的衣袖，低低道：「阿虞，我、我忽然覺得不舒服，先回去了。」

話音剛落，方若詩便急匆匆地走遠了，宋虞只來得及看見她側臉上閃過的一抹緋紅。

不會真的生病了吧？她憂心忡忡，也不去管楚平遙了，提著裙子想要追上方若詩。沒想到她平日裡只是守著大家閨秀的規矩走得慢，實際上步伐比宋虞快多了，宋虞怎麼也追不上，叫她也不應聲，等宋虞氣喘吁吁地跑到府外，只看到一輛走得飛快的馬車，拐個彎兒就不見了。

她有些傻眼，詩姊姊這是怎麼了？若是生病了，可是她走得飛快，說不通，可若是沒生病，臉怎麼那麼紅？

宋虞平復著急促的呼吸，想著一會兒去問問哥哥，剛轉過身面前便出現了楚平遙的身影。

他沉著臉問：「誒，她走了？」

宋虞看見難得正經的楚平遙，還有些不習慣，頓了下才道：「走了。」片刻後她想起什麼，又蹙眉糾正他，「誒什麼誒，我有名字的，詩姊姊也有名字。」

楚平遙卻沒像平常那樣對她，他若有所思地看了眼方若詩離開的方向，又恢復了吊兒郎當的紈褲公子模樣。

果然正經不了一刻鐘，宋虞心中腹誹，轉頭問他，「議事結束了？我哥哥還在理事堂嗎？」

「妳自己去看看不就行了，又不是沒腿。」楚平遙懶懶散散地回答。

宋虞懶得和他計較，一心關心詩姊姊到底怎麼了，她邊往理事堂的方向走邊蹙眉道：「詩姊姊生病了，方才臉都紅了，我看就是被你氣的。」

「生病？」楚平遙喃喃著重複了一句，步伐慢了下來。

宋虞不再管他，徑直去理事堂找哥哥。

走進理事堂，宋溫卿果然還在，他站在廊下，正望著屋脊出神，模樣沉凝，像是在思索什麼大事。

但是宋虞卻知道他在幹什麼，她抿了下唇，快步走到宋溫卿面前，揚聲道：「哥哥，你不許看了！」

「為何不能看？」宋溫卿收回視線，似笑非笑地地望著面前的宋虞。

「你明知故問！」宋虞氣得跺腳，眼見著他的目光又慢悠悠地飄到了屋脊上，卻又無可奈何。

「阿虞，妳看那個，多可愛。」宋溫卿指著一個作環抱姿勢的吻獸。

昨日下了雪，小陶人的懷裡便堆滿了雪，像是抱著一捧雪。宋溫卿的目光變得柔和，笑意淌到眼底。

「不可愛，一點都不可愛。」宋虞拒絕去看，低頭盯著鞋尖的繡花。

之所以這麼抗拒，是因為屋脊上的吻獸是她自己。

前幾年景徽侯府重建，宋溫卿問她喜歡什麼吻獸，宋虞正捧著他親手雕刻的小阿虞木雕玩，於是想也不想便舉著木雕道：「哥哥，我喜歡這個！」

任誰都不會將一個十二歲小姑娘的話放心上，畢竟屋脊上的吻獸大多是羊、獅、牛、馬之類的瑞獸，哪有將一個人放上去的？

沒想到宋溫卿還真就那樣做了，那幾日每每伏案之後，他便挑燈夜畫，畫笑盈盈的宋虞，畫噘嘴的宋虞，畫淚眼矇矓的宋虞，畫跳舞的宋虞……然後交給能工巧匠製成吻獸，安放在宋宅各處屋脊。

小小的一團，看不清楚，本不是引人注目的地方，但是因為宋溫卿喜歡往屋脊上看，前來景徽侯府做客的賓客好奇之下看一眼，這才發覺吻獸的獨特之處，堪稱侯府一大盛景。

察覺到宋虞的不滿情緒，宋溫卿揉了揉她的腦袋以示安撫。

「哥哥，什麼時候把這些換掉呀，」宋虞歎了口氣，「我真的不想看見了。」

太羞恥了，她當初到底是怎麼想的！更過分的是哥哥真的把吻獸換成了她，難道她能鎮宅嗎？

「可是哥哥喜歡，」宋溫卿毫不相讓，「以後也不會換。」

宋虞提的任何要求他都可以滿足，唯獨這個他從未讓步。

說著他又抬頭看了一眼，昨日下了雪，每個小宋虞頭上都帶點瑩白，生動又可愛，像活了一般。他注視著小宋虞，眸光便不自覺地柔和。

見說不動他，宋虞也歇了心思，就當看不見好了。她把方若詩的事說了一遍，末了又道：「可是我覺得詩姊姊不像是生病，她走得太快了，我都追不上她……說不定真的是被楚平遙氣的！」

「又偷偷說小爺壞話，」楚平遙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，故作陰惻惻道：「又被我逮到了。」

「我是正大光明地說的！」宋虞哼了一聲，仗著有哥哥在，她囂張地叉腰道：「來打我呀。」

楚平遙聞言獰笑著上前，宋虞連忙躲在宋溫卿身後，拽著他的衣襯不撒手，高喊著哥哥救命。

宋溫卿卻走了神，他望著面前的楚平遙，聽著身後宋虞的呼喊，腦海中忽地冒出一個詞——

歡喜冤家。

昨晚他還覺得阿虞喜歡的不是楚平遙，可是現在他仔細琢磨了一番，他們的相處方式與這個詞有何不同？況且他們自幼熟識，算是從小一起長大，稱得上一句青梅竹馬。

青梅竹馬，歡喜冤家……

他眉眼微斂，轉身帶宋虞走進理事堂，順手關上了門。

楚平遙愣了下，氣得抓狂，「你們兄妹倆是不是玩不起！」

宋虞眼睛亮亮的，得意地朝他喊，「有本事進來打我呀！」

「宋虞妳給我等著！」

「就不等就不等！」

「快開門！」

「不開不開，氣死你氣死你！」

隔著一道門，他們的對話一句接一句，宋溫卿安靜地站在原地，垂眸思量。

阿虞喜歡的人，真的是楚平遙嗎？

CRESCENT